

决战之前

肖 驰



内 容 简 介

一九四五年“八·一五”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，在和平的曙光中，一场“决定中国之命运”的大决战即将到来。这部长篇小说，通过太行根据区根据地军民的激烈斗争，反映出当时各阶层人物的心态和动态，展现了大决战之前的一个生活侧面。

作品着力刻画了大刚、张秀、铁虎、文宝、青山大伯等英雄形象。描绘了青年男女纯真炽热的爱情、家庭的幸福，与祖国的命运血肉相连。突出地表现了他们英勇机智、富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德。同时，也较详细地描绘了敌人的凶险、狡诈、腐败和残暴的丑恶灵魂。对革命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派，予以了讽刺与鞭挞。

小说生活气息浓厚，故事情节紧张生动。文笔朴实、细腻。

决 战 之 前

肖 融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《人民文学》七号
山西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 字数：437千字
1979年8月第2版 1980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书号：10053·645 定价：1.42元

第一章

一九四五年秋，阴雨连绵，突然放晴，天高气爽。一个特大的喜讯传来：

“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！抗战八年胜利啦！”

这消息好象滚滚的春雷，响彻了祖国的大地，振奋着亿万人民的心。祖国辽阔的大地啊，从黑龙江，到海南岛，从昆仑山，到渤海边，从城市到乡村，彩旗招展，鞭炮齐鸣，山川欢舞，江河歌唱，四面八方，汇成了无边无际、欢乐的海洋。

当这消息传到太行山脚下百十来户的赵家庄时，经过抗日战争烽火熬炼出来的乡亲们，就象久旱逢春雨，欣喜万分——整个赵家庄沸腾起来了！

夕阳放射着金色的光辉，炽染了满天彩霞，满山遍野绿油油的庄稼，披上了一层淡红色的薄纱。大地展开笑颜，五光十色，显得格外绚丽多彩。阵阵微风，掠过谷穗、玉茭穗、高粱穗，满野芬芳；风儿舞动着肥壮宽大的玉茭叶子和高粱叶子，象千万条欢呼的臂膀，哗啦啦啦！哗啦啦啦！鼓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各种各样的秋虫，放开歌喉，尽情合唱着凯歌。喜爱文娱活动的小伙子和姑娘们，惦记着晚上扭秧歌、演

戏，早已欢欢跳跳地回到村里，准备起来了。忙了一天农活的人们，扛着农具，提着水灌，背着青草，从四面八方的山间小路，从庄稼地里，一个个、一家家地走了出来。刹那之间，山路、平路、大道、小道，人流不息，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象条条喧嚣的小河，向赵家庄的街口汇集而去。

村边、场院，一群群的孩子，又蹦又跳，嬉戏追捉。男的、女的，一伙一伙，欢聚在街头巷尾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上了年岁的老人们，有的拄着拐棍，有的拉着孙女儿和孙子，奔走相告。特别和往常不同的是，老人们的话儿特别多，就象山泉流水，说起来没完没了。从军阀混战，说到日本鬼子“扫荡”；从日本鬼子“扫荡”，说到“反维持”、闹抗差、打鬼子。一直说到各自多年来的心愿：

“抗日抗了八年，总算抗到头啦！”

“军阀混战，兵慌马乱，日本鬼子扫荡，可把咱老百姓折腾苦了！能熬到今天，可真是不容易呀！”

“多亏了咱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哪，要不，怎么会有今天呢！”

“从今往后，可该安安生生、和和平平地过个舒心的日子罗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人们正说着话，忽听一阵“锵锵齐锵齐，锵锵齐锵齐……”秧歌点儿越来越近了。将树枝上的喜鹊和麻雀惊得“扑啦啦”一声，喳喳地叫着飞去。

人们抬头看时，只见几个青年小伙子，身上倒背着“三八”大盖枪，腰间扎着皮带，头上扎着羊肚子毛巾，抬着

鼓，打着钹，敲着锣，喜气洋洋地过来了。锣鼓声，立时将街头巷尾、村边、场院和家里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全都唤了来。人们前拥后挤，争着看化了装的秧歌队，用手指指点点，看那八路军和民兵是谁装的，看那日本鬼子是哪个人演的……小孩子们更是好奇，象一群群炸了窝的喜鹊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唧喳尖叫，拍手蹦跳，乱嚷着：

“快看呀快看，秋菊姐穿着大红褂子呢！”

“秋菊姐还画了红脸蛋儿哩！”

秋菊听见孩子们嚷叫她的名字，甩了一下黑亮的剪发头，扬着长圆粉红脸，睁着两只神采焕发招人喜爱的眼睛，东看西瞧，好象心里格外高兴，有意叫人们看她长的美，又好象在人群里找着心爱的人。当她发现人群中间有个最熟悉的身影时，踮起脚尖来招手欢叫道：

“玉秀姐！玉秀姐！快来，快来呀！”

人们顺着秋菊呼唤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个身材匀称的姑娘，上穿土布白褂，下穿毛蓝土布裤，枣堂色的椭圆脸上，嵌着一双水灵灵的眼，清秀眉毛，鼓鼻梁，不大不小的嘴唇泛起微笑。她腋下挟着剪裁好的一卷灰色军衣布料，迈着轻快的脚步，穿过人群，来到秧歌队里。她，就是赵家庄的妇救会主任，虽然她的年岁才十八，比秋菊大几个月，但由于父亲福祥下世的早，经过苦难生活的磨炼，说话办事和秋菊相比，确实象个姐姐。所以，秋菊便自然而然的称她姐姐了。

秋菊雀跃着扑上去，亲热地拉住玉秀的手，问道：

“你怎么不参加秧歌队？多红火热闹哇！”

“俺还有事儿哩——秋天到了，准备给咱们部队做棉军装呢。”她说笑着微笑了，嘴角两边显出两个小酒窝儿，端正大方的五官，显得更好看了。

秋菊望着玉秀的双眼皮和黑睫毛，想着自己今晚上扮演的角色，翘着嘴角笑问道：

“玉秀姐，你仔细看看俺。”

“成天见面，有啥好看的？”玉秀将嘴唇一闭，头一甩，“俺不看。”

“真的，俺不和你耍笑。”秋菊用双手将玉秀的头正过来，又擦了擦玉秀额上的齐眉穗儿，问，“你看俺这装化得象不象？”

玉秀问：“啥象不象？”

“一会儿天黑下来打开场子就演戏，俺扮演的角色就是你——咱玉秀姑娘。”

玉秀腼腆地一笑，没有说话，心里头却早有几分猜测。她问：

“你演我？演的啥戏？”

“别装啦——你这妇教会主任还不知道？”秋菊一字一板地说，“巧施鸡蛋计！”

玉秀一听，脸上热辣辣，唰地一下直红到耳朵根儿，心里涌起春潮，不好意思地低着头。那年她和赵大闹为了打鬼子所扮演的一场“巧施鸡蛋计”的戏，立即出现在眼前……

那是一九四四年初冬的一天傍晚，人们刚刚吃过晚

饭。赵家庄的街上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动静。这时，只有玉秀急急地迈着轻快的脚步，沿着村街，拐弯上坡，进了座北朝南的柴门院内，她边进屋门边叫：

“大闯、大闯！”

玉秀见没人答话，撩开门帘进了里屋，见赵大闯独自个坐在炕沿上，紧锁剑眉，黑亮的大眼直望着黄豆粒似的灯苗出神。便问：

“你咋啦，哎！没有长耳朵呀？”说着，玉秀走过去轻轻推了一下大闯的肩膀。

大闯扭头看时，玉秀却“喷”地一声笑了。大闯瞪住玉秀，说道：

“看你，人家正发愁呢，你倒笑哩。”

“俺笑你刚才那个样子——木呆呆地象个木头人儿。有啥事值得你发愁？”

大闯把腿一抬，一只脚登住炕沿，说：

“愁啥？这还用问——完不成杀敌计划，咋不叫人发愁呢？”

玉秀一听，胸有成竹地说：

“那有啥愁的？”

“说大话甬用劲，两个嘴唇一碰就行；可这是真刀真枪，全靠实打实地干。”说着，他将剑眉一展，忽闪着睫毛望着玉秀，那眼神里好似问：你们妇女有啥办法？

玉秀见大闯这股神气，便有意说句刺激话给大闯听：

“过去造地雷，摆迷魂阵，你们男民兵可能哩；这会怎么？鬼子钻在王八壳里不出来，你们倒没法啦？”

大闯站起身来，伸着粗实实的胳膊，一五一十地说：

“黑更半夜打冷枪，逗敌人，敌人不出窝；贴标语，撒传单，叫鬼子反正（投降），一连闹腾了一个来月，还是没个结果。要完成杀敌计划，除非钻进鬼子窝里去……”

没等赵大闯说完，玉秀笑道：

“对哟，是得到鬼子窝里。俺就是为这事情来找你。”

大闯心想：住在磨盘山上的鬼子兵虽说不过一个小队，但眼下一无伪军，二无内线，怎么个进法呢？

玉秀往前挪了挪身子，自信地悄声说：

“大闯，俺们妇女想了个妙法。”

大闯惊奇地：“啊！你们妇女？……”

“就是——俺们妇女！”玉秀将胸脯一挺，神气十足地说，“不用人多，只用两个人就成。”

大闯想了想，摆手道：

“给八路军做鞋做袜，喂茶饭，洗血衣，那没说的，我们男的服气。可是，若是钻到鬼子窝里，别说两个，就是二十个妇女也不行。”他说着，将头摇得象个货郎鼓儿一般。

玉秀睁着水灵灵地眼睛，嘴象打机枪一般，一股气地将她想了两天的杀敌妙法说完，直把大闯听得眉开眼笑。忽然，大闯又紧锁剑眉，好似自言自语：

“这法儿妙是妙，就是太冒险……”

“太冒险？”玉秀盯着大闯急说，“当初日本鬼子扫荡，杀了咱村多少人？要不是俺爹领头闹抗差，夺鬼子的枪，民兵秘密小组会有枪使？不冒险就能消灭了鬼子兵？！”玉秀生气了，往炕沿上猛一转身，不说话了。

大闯想起玉秀爹福祥大叔英勇牺牲的事情，心里感到难过，他悄悄擦掉眼里含着的泪花，说：

“玉秀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恨不得快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；可是，要尽量避免牺牲，我们能不伤亡一个人，又能把鬼子消灭了，不是更好吗？”他仔细地分析了玉秀的杀敌方案，指出不适当的地方，然后，将他想的杀敌方案与玉秀的杀敌方案相互补充了一番。玉秀听了，觉着非常满意，于是，当深夜到来的时候，玉秀和大闯就准备起来了。

红日高悬，万里无云。北风吹来，山野干枯的树木、落叶、杂草，发出“吱吱——哗哗啦啦”的声响。

座落在山脚下的赵家庄，离磨盘山上的鬼子据点大约有五里路远。远远望去，磨盘山顶鬼子的岗楼上飘着“膏药”旗，岗楼周围的碉堡，象坟墓似的露出圆顶。向阳坡上的寺庙院内，就是鬼子兵的驻地。顺山坡而下，将到大道边时，横挖了一道大沟，沟上布满铁丝网，在出入口处设有吊桥，吊桥旁日夜都有鬼子兵站哨守护。

阳光照耀着田野，在赵家庄通向磨盘山的大道上，远远看见一个红点一闪一闪，越来越清晰了，又听见一阵不紧不慢的马蹄声“得得得”地传来。

守护吊桥的鬼子兵，持枪扬头，瞪着贼溜溜的黄眼珠子，顺着蹄声看去，只见一个头缠白毛巾的庄稼小伙子，左手提着竹篮，篮口上严严实实地盖着块红布，右手摇着短鞭，大声喝吆着大青骡子，不时向骑在骡背上身穿红袄、下穿蓝裤的“新娘”说着什么。“新娘”的头发梳得溜光，脑后

绉了个旋儿，前额留着齐眉穗儿，两只水灵灵的眼睛显得非常机警、沉着。鬼子兵见这对青年夫妻迎面走来，便持枪沿着吊桥走过沟来。那青年小伙子将剑眉一展，给新娘使了个眼色，便满面笑容、大摇大摆地向鬼子哨兵走去。

鬼子哨兵挺枪问道：

“你的，什么干活？”

“太君，我的大大良民，到东庄走亲戚。”赵大闯说着，打开篮子上盖着的红布，将满篮子鸡蛋故意叫鬼子兵看，并拿了几个递到鬼子手里。

鬼子兵几个月没吃到鸡蛋了，忙伸出手来接了过去。

“太君，鸡蛋熟了，马上逃希迷希。”

鬼子兵拿着鸡蛋往枪的护木上一磕，便吃着问道：

“良民证地有？”

“有，有。”

赵大闯拿出早已随身带着的“良民证”，递到了鬼子手里。

鬼子兵正看“良民证”的时刻，玉秀便趁这个机会用双脚磕碰了两下大青骡的肚子，大青骡急腾四蹄，向前跑去。当鬼子兵还给大闯“良民证”时，见“新娘”骑着骡子闪闪而去，又问：

“花姑娘，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太君，她是我的媳妇。”大闯解释着，“她爹病重，快快地去看看，要不死了死了……”赵大闯装成非常着急的样子，又给鬼子兵递过去几个鸡蛋，忙提着篮子追赶着已远去的玉秀，他边走边喊着：

“吁！吁！”

这时，忽听岗楼上的鬼子兵嘀哩咕噜地大声说着什么，接着是一阵大吼大叫声传来：

“花姑娘的有！”

“花姑娘！花姑娘！”

吼声未落，只听一阵皮鞋声“嘎啦嘎啦”乱响。赵大闯飞跑过去，把竹篮子往路边一放，大声喊道：

“玉秀，快！快！”

玉秀回头看时，见一群鬼子如狼似虎，沿着吊桥飞奔出来。她伸手从头上抽下发卡针，猛往大青骡的屁股上刺了几下，伏身在骡背上，大青骡四蹄腾空，飞跑起来，蹄花落处，扬起股股灰尘。

鬼子们见花姑娘已经跑了，又见路边放着一篮子鸡蛋，忙围上去，伸手去抢鸡蛋，只听“轰！轰！”两声，火光闪闪，烟尘团团，连人带篮子腾空而起，四个鬼子报销了。岗楼里的鬼子见火烟飞腾，以为是八路军来了，便一面从碉堡岗楼上打枪，一面又奔出了二十多个鬼子，顺路追赶着赵大闯。

玉秀进入了民兵们的掩护地域之内。她跳下了大青骡，担心着赵大闯的安危，仔细看时，见大闯那敏捷的英姿，已经接近了民兵们事先埋伏好了的地形。这时，赵大闯大喊一声：“同志们！打！”徐魁和铁虎、文宝、春牛、四喜等民兵们，突然开火，激战二十分钟，消灭了鬼子十二名，取得了民兵独立作战的空前胜利。

第二天，县城里的鬼子扬言：“对赵家庄进行报复扫

荡。”实际是因太平洋战争暴发了，敌人兵力空虚，只好以“扫荡”为名，出来沿着各据点转了一圈，将磨盘山和县城外各据点里的鬼子兵都撤回县城，几天后大部分抽调到太平洋去了。

自此以后，《巧施鸡蛋计》的故事，便紧紧地与玉秀和赵大闯的名字连在一起了，渐渐地成了人们的美谈。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多么渴望赵大闯和玉秀成为美满的“英雄夫妻”呀！

将近一年过去了，只要一提起这事来，玉秀心里就说不出来是个啥滋味儿……

玉秀想到这里，觉着演《巧施鸡蛋计》的戏不大合适。尽管过去也听人说过：“等日本鬼子消灭了，咱把‘巧施鸡蛋计’编成戏演。”当时，她以为不过是说说笑话罢了。但她没有想到，如今却成了真的了，而且就在今晚上演出。她想到赵大闯自当了民兵指导员，比以往更谦虚谨慎，演这戏应该征求他的意见，便问秋菊：

“把这事编成戏演，大闯同意吗？”

“庆祝胜利，大家高兴，管他同意不同意。”

“他对这事说啥来？”

秋菊学着赵大闯的样子说：

“大闯说，‘胜利来的不容易，应该大庆祝；可是，咱村演这戏不好，不能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’哼，大闯不愿叫演，人家武委会主任徐魁就支持俺们演，他说：‘宣传抗日，表扬咱们英勇杀敌，我主张把赵家庄民兵中的英雄事儿全编成戏，演个通宵，那才过瘾呢！’看——徐魁想得得多来

劲。”

“你哪？”玉秀问。

“演你——俺‘自报奋勇’！”秋菊得意地向玉秀噘了噘画了红色的嘴唇，“怎么样？你也和大闯一个鼻孔出气？”

玉秀见秋菊这股子调皮劲儿，想回击一下，但她一想到赵大闯的意见，便拉住秋菊的手说：

“说正经的，区委书记张维新同志说过：‘取得了胜利，不能骄傲’。”

“看！俺知道你就会向着大闯。你越是向着他，俺越是要演，演三天三夜才过瘾哩！”

秋菊的话，将秧歌队里的人们都逗得哄哄大笑。扮演赵大闯的铁虎也禁不住走到玉秀面前，眨巴着画得象黑窟窿似的眼睛，调皮地问玉秀：

“哎！玉秀，我演大闯，你看象不象？”

玉秀见铁虎本来是双长眼，为画成赵大闯那双剑眉大眼，把两个眼画成了一对儿黑窟窿，当中张开一条缝，露出白眼球来，逗得她再也忍不住了，禁不住“喷”一声，接着咯咯咯地大笑起来，直笑得身子前仰后合，好一会儿直不起腰来。

铁虎和秋菊已经在悄悄相爱之中，这事儿秋菊曾经暗地里向玉秀说过。所以，秋菊见铁虎凑到面前来和玉秀打趣儿，心里觉着不好意思，便狠狠地瞪了铁虎一眼，忙转过身去禁不住抿着嘴儿笑了。铁虎却根本不在意，仍然眨着他那双逗人发笑的眼睛，洋洋得意地问玉秀：

“哎！过去你和大闯‘巧施鸡蛋计’炸死了鬼子，全区

出了名，那时候是装的假夫妻；这会呢？成亲的时候可别忘了给咱表演‘巧施鸡蛋计’呀！”

玉秀刚刚收住笑，见铁虎又来打趣逗嘴，并直接提到她和大闯成亲，忙拉着秋菊道：

“等你过了门儿，替俺揪铁虎的舌头。”玉秀说着，揉了揉铁虎一把，抬起脚来就往人群里跑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黑了。文宝和春牛每人手里提着四盏马灯走来，灯光一闪一闪，边走边喊着：“闪开路！闪开路！”

人们看见灯亮，知道快要开戏了，便闪开了一条胡同。文宝正提着马灯在前面走着，玉秀只顾羞嗒嗒地跑，恰好撞在文宝胸前。他一看是玉秀，咧开厚嘴唇“嘿嘿嘿”地笑了。

春牛见玉秀从身边一闪而过，忙将两手提着的四盏马灯举了起来，灯光照亮了玉秀匀称地身影，大声叫道：

“哎！玉秀，别跑，别跑！今天晚上演戏，戏名就叫——大闯玉秀装夫妻，磨盘山上走亲戚，鬼子只顾吃鸡蛋，‘轰隆’一声命归西。”

人们看着玉秀那一闪一闪地身影，耳边响着春牛编的四句顺口流儿，顿时，引起满场哄堂大笑。人们心花怒放，格外高兴。

笑声未落，姑娘们、小伙子们、孩子们吵嚷成了一团。

“文宝！春牛！快挂好灯！”姑娘们喊。

“快！快！快开戏！”孩子们拍掌大叫。

一群小孩子从大人们身边挤了出来，又是一群孩子从人缝里钻了出来，他们相互叫着名字，奔到吊着的马灯下，争

着占领看戏的好地方。

文宝和春牛将八个马灯挂好了，便来打场子，催赶着小孩子往边儿坐。

四喜手里提着胡琴招呼着乐手们，不一会儿，吹笛子的，吹唢呐的，打板鼓和敲梆子的都围坐在一堆儿，准备了起来。

在人群中有个尖细的嗓音叫道：

“四喜，快催他们开戏，乡亲们都来了。”

四喜试着拉了两下胡琴，听见有人叫他，顺着声音看去，见是坐在姑娘群里的三娟，便眨着自然带笑的一双眼，将胡琴一挥说：

“急啥？等武委会主任徐魁讲了话就开戏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听有人大声喊道：

“快闪开——叫徐主任进去！快闪开路！”

黑鸦鸦的人群很快闪开一条窄小的胡同，让徐魁快些进场讲话，好早些看戏。当徐魁站在场内灯光下的时候，众人都露出新奇的眼光注视徐魁那身特殊的着装：脚穿日式翻毛牛皮鞋，腿上穿的是日式扎口卡机黄绿裤，日式腰带上挂着二把盒子，把儿上拴着尺来长的红绸，身披日式黄呢子军大衣。他将腰一杈，肩膀展平了，在场内走了一圈，皮鞋底发出“卡卡”的响声，好似是对众人说：看！我徐魁多威武，我抗日有功啊！

人群中有几个老汉悄声议论了：

“徐魁这身穿着真扎眼儿！”

“你不看看今个是啥日子？”

“哦！胜利喽，也该摆摆主任的派头喽！”

“这话算说透了。”

.....

徐魁，二十七、八岁，高身条，长忽脸，两只大眼一挤巴就是鬼点子，当过“中央军”的兵。日寇打进华北以后，

“中央军”整师整团的溃逃，他捞了把子钱，开了小差，回到赵家庄，做小买卖。日本鬼子占了县城那年，他常到平川铁路上办货，又常到西山上去卖。有一次，在山里碰上个持二把盒子的“中央军”散匪拦路抢劫，用枪口逼着徐魁：

“拿钱来！”徐魁满脸堆着笑，从怀里掏出钱来。他趁匪徒伸手接钱的时机，猛然将大眼一睁，咬紧牙，攥紧拳，照准匪徒的眼窝狠狠砸去，把眼球砸得迸裂而出。接着又飞起一脚，重重地踢在匪徒的裤裆中，匪徒昏迷过去。徐魁举起一块大青石，“卡唧”一声，匪徒脑浆四溅，血肉模糊。徐魁将二把盒子和三梭子弹往腰里藏好，又将钱拿起来，见四周无人，忙将尸首扔进深沟里，大步赶回自己家去。他想把枪卖个好价钱，再增加些作买卖的本钱；可是又一想，怕卖枪太显眼惹出事来，便将枪和子弹包好，藏在壁墙里。日寇经常“扫荡”，又在磨盘山扎了据点，徐魁的小买卖跑不成了，他又不愿受苦种地。这时，八路军游击队已开始在边山一带活动了，福祥和青山又领着村里的穷苦人大闹抗差，斗败了地主刘老豁主持的“维持会”，打死了催差的鬼子兵，秘密民兵小组成立了。当时，民兵枪支很少，非常需要武器。徐魁心喜，便拿出二把盒子来，说是他打死了某据点出来作恶的汉奸，缴获了手枪。民兵们见到徐魁拿着手枪和子弹，信

以为真。徐魁当过几年兵，又懂点儿军事技术，便动员他参加民兵。徐魁心想：这年头不当民兵，是腰里掖着个脑袋；当了民兵，不仅受到村人夸奖，而且，还能提高自己的身价，怎么也比当老百姓强。于是，他提出条件说：二把盒子必须由他自己使用。经请示上级领导，答复是：多一个人，多一条枪，就多一份抗日力量。这样，徐魁参加了民兵，嘴巴子能说，遇到危险情况还能出个小点子，渐渐地当了村武委会主任，还入了党。

今晚上徐魁那套日式军装，那还是一九四二年冬天我军“夜袭山神庙”日本据点时，他给游击队领路，游击队员悄悄干掉了鬼子哨兵，趁游击队摸进山神庙内消灭鬼子的时候，他忙从鬼子哨兵尸首上扒下来这衣服。回到村里以后，他将这“战利品”吹得神乎其神，似乎他是“抗日英雄”。所以，今晚徐魁特意地换了这套日式军服，不仅故作姿态地“卡卡”踱着步子，而且，还要当众宣讲一番。

徐魁扫视着黑鸦鸦的人群，仰着头，杈着腰说：

“乡亲们！父老兄弟姐妹们！今天庆祝抗战胜利，你们高兴吗？”

众人齐声答道：“高兴！高兴！”

徐魁挥着手，俨然一个首长似的高声说：

“你们高兴，我老徐更高兴！”他拍了一下腰间挂着的手枪，滔滔不绝地讲演起来，从他参加民兵开始，到日本鬼子投降，只要和他有关的战斗，总要强调他自己“能干”，“发挥了很大作用”。他比比划划地说着，那披在肩上的黄呢军大衣滑落下来，他弯腰拾起，往肩上一披，杈腰耸肩，大